

有最暗的夜，才有最亮的光

*the darkest night, the brightest light*

# 巴别塔之爱

(美)伊莲·赫西 著

何雨珈 译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巴别塔之爱

(美)伊莲·赫西 著  
何雨珈 译

THE SWEETEST  
HALLELUJAH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巴别塔之爱 / (美) 赫西著; 何雨珈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7

ISBN 978-7-5057-3550-7

I . ①巴… II . ①赫… ②何…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1173 号

Copyright © 2013 by Elaine Husse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Guangdong Yongzheng Book Distribu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characters, places and incidents are either the  
product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d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events or locales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书名	巴别塔之爱
作者	(美) 伊莲·赫西 著 何雨珈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50-7
定价	3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献给天下女性的温情治愈故事

爱是一切的勇气与力量

她们都轻盈的好似一缕月光  
又厚重的像一颗星星

## 译 者 序

---

### 叩问爱的秘密

记得很久以前，我的朋友写过一句话，让我牢记至今。“女性的美，本就应当是多元的——独立自由是一种生命形态，而深情温柔，是价值相当的另一种。”读时便觉是当日金句，处处引用，特别用于鼓励“失恋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的闺蜜，你是女人，所以你是世界上美的化身，你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你要懂得欣赏自己的价值，爱自己，振作起来，让自己发光。

阅读与翻译这本书时，那个“当日金句”，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毫无疑问，宝哥哥口中“水做的骨肉”——女人，在这本书里成了最光芒万丈的存在。多姿多彩，性格迥异的她们混合了多种生命形态：独立自由自不必说，深情温柔当仁不让，甚至还有大智大勇大无畏，打破时代的束缚，探索生命的真意；用最勇敢的脚步，在丛生的荆棘中走出一条路。而这条路，说到底，全是爱所铺就。她们的万千精神汇聚一堂，便是大爱。这条路引领着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前，叩问爱的秘密。

初时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The Sweetest Hallelujah”，直译过来是“最甜蜜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本就是基督教的颂歌。原名的高高低低，抑扬顿挫读出来，唇齿间竟有想要歌唱的冲动。还未翻开

书，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暖、美好与爱。

及至开卷捧读，果然整本书就像一首牵动人心的布鲁斯，时而低回忧伤，时而清越高亢，时而轻快明朗，时而舒缓悠扬。谱写这旋律，唱出这歌声的，是书里的每一个伟大女性：贝蒂·珠尔、凯西、比莉、苏迪、玛丽·林、娘娘、菲·迪恩……她们的温柔美丽与柔韧坚定，成就了一个“我用所有报答爱”的故事。

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她们也许微不足道。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自有“把牢底坐穿”的纳尔逊·曼德拉，慷慨激昂“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他们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们是那个时代斗争的缩影，是慷慨激越的鼓点，是战争冲锋的号角。

然而，磐石有磐石的力量，蒲苇也自有蒲苇的精彩。少了万众响应的轰轰烈烈，这些黑人与白人女性，在携手并肩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像那些英雄一样，承受激进分子的恐吓，跨越世俗的藩篱。贝蒂·珠尔，这个患了绝症的黑人女性，隐忍着多年被冷落与遗弃的痛苦，抚养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女儿比莉，并在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之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登报为比莉找来了一个白人妈妈！而她所找到的凯西，是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得最完美的女性。她率真直爽而又宽容博爱，她懂得“人人生而平等”的真义，浑身散发着无限的光辉。这两个女人的相识相知，首先让我看到的是属于“人”的美。是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种族、性别和各种各样的偏见？为什么大家不能以凯西和贝蒂·珠尔一样的善良宽容之心，去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人呢？其实仔细想想，只有像她们一样，才是最有个性的“人”啊。也许她们，正是上帝最初造的赤子，坦荡率真，永远不忘初心。也许上帝就在她们身上，隐藏了这些爱的秘密。

大概正是为了凸显这样的女性赞歌，书里的男人“退居二线”，要么躲在背后（英年早逝的乔），要么成为过去的幽魂（人人谈之色变的“圣徒”），要么被“脸谱化”（出现时总是一副样子的“小吉姆”）。作者这样的处理方法，倒是很得我心。这样一来，本书就真的成了“女性到底”，除了刚才说的两个人物，其他的女性也如天空中的星星一般，熠熠发光。引用书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她们都“轻盈的好似一缕月光，又厚重的像一颗星星”。

你看比莉，她大概是每个妈妈所期望的女儿形象。她有水的柔顺，又有山的坚毅；既像女儿一般贴心，又像男儿一样果敢。苏迪和玛丽·林，一生得了这两个朋友，也是别无他求了。而虔诚而高贵的“娘娘”，更是这本书的一大闪光点。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些反种族歧视运动中的男性英雄奏响的是一曲时代的大旋律，钟鼓和鸣，宏大宽广，震撼人心。那么这些女性，她们也是这交响乐中一个个毫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的鼓点与音符。这本书，就是其中一个相对温柔舒缓却仍然铿锵有力的动人乐章。

那么，也让我借由这本书，唱一首感谢的歌，感谢爱我的所有人，感谢亲人、朋友，以及让这本书得以付梓出版，让更多人感受这段历史和这些真善美之爱的编辑。感谢你们，给我温暖美好的爱，让我勇敢前行。

好了，愿这本好书，给你们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愿你能在心里随着那字字句句歌唱。请你仔仔细细去看，每一个音符上都写满了爱——这个老生常谈，却永不褪色的字眼。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PART ONE

寻爱启事

067 PART TWO

牛奶混咖啡的孩子

223 PART THREE

最美的请求

339 尾 声

向阳花开

PART  
ONE

/

寻爱启事

那是不凡的一天，女孩比莉的人生就此改写。但在这之前，她早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啦。

妈妈早就“明令禁止”比莉跟露西来往，但她还是不管不顾地往别人家里跑。露西的弟弟“花生米”那儿有些特别好玩儿的东西。不过，如果只是因为贪玩，比莉也不会这么不听话。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太特立独行了，大人的百般阻挠又怎么样，她才不会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开呢。

为了彻底把妈妈蒙在鼓里，比莉警告“花生米”，要是他把自己到这儿来找露西的事情说漏了嘴，那就不是一两巴掌的问题了，她会揍得他生不如死。这警告显然对“花生米”有极强的威慑作用。比莉的拳脚在夏克里格一带是出了名的，孩子们都知道，如果谁惹到了比莉，那就等着鼻青脸肿地滚回家哭去吧。

她跟露西说了“拜拜”，准备回家，但回家就得经过爱丽丝死掉时所在的那棵树。

那棵树就在古姆塘后面。很多年前，人们在树下发现了年仅11岁的爱丽丝·沃特金斯。她小小的尸体被残忍地肢解成了六块。那时比莉还没出

生呢，不过她对这个故事早就耳熟能详。这在夏克里格简直家喻户晓。不知道是哪个坏蛋，良心被狗吃了，在“小吉姆”烧烤吧从爱丽丝爸爸的眼皮子底下把小女孩拐了出来，坏事做尽，扬长而去，仍逍遥法外。

至今，人们仍能感受到爱丽丝的幽魂在这附近游荡，就像一个复仇天使，要是有坏事即将发生，她会给你一些警告。你会听到“小吉姆”蓝调烧烤吧传出的口琴声响彻整个镇子，调子是那样忧伤，把你弄得不堪一击，近乎崩溃。烧烤炉中传出强烈的味道，你得把门窗紧闭，拉上窗帘，用毛巾把门缝堵得死死的，否则这味道会让你崩溃，让你发狂。如果你和比莉一样游荡在路上，会发现突然刮来一阵怪风，吹得树叶哗哗作响，巷子里的垃圾堆也配合地咔嗒咔嗒响。你会觉得自己像玻璃般脆弱，陌生人的一一个眼神都可能把你击碎。

比莉拔腿就跑。谁都知道，坏人会先抓不听话的小女孩。

她使出吃奶的劲儿跑过“小吉姆”酒吧和烧烤吧，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爱丽丝的存在。忧伤的口琴声大得难以忍受，她用双手捂住耳朵。每当有坏事要发生，让人肝肠寸断的蓝调就如同一大群愤怒的蝗虫，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地方。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小吉姆就是爱丽丝的爸爸。

比莉有一双瘦长的腿，此时更是发足狂奔。蓝调带来的忧郁情绪贯穿她的呼吸，她急急忙忙地跑过街角，差点被一条裂缝绊倒。她胡乱挥舞着手臂找回平衡，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司登奇图书馆”旁边的雪松上，爱丽丝正为自己唱着挽歌。她的灵魂栖息在树梢，鸟儿都噤了声。它们离开树荫下的鸟巢，冒着被捕食者猎杀的危险，情愿站在电线上坐以待毙，等天空中的猛禽俯冲而下将它们带走，也不愿回到舒服安全的家。

活泼的松鼠整天都在表演着走钢丝的马戏，但爱丽丝一来，它们便四下逃窜，小心地躲了起来。

不过，爱丽丝可能不会进图书馆，不管她是人是鬼。图书管理员是个讨厌的老太婆——鲁伯特太太，她的规矩太多了，你进门的时候最好就把手举起来，先让她打几下，免得待会儿遭殃。看她那样子，好像这里的书全是她自己的。

比莉加快脚步跑过图书馆，朝社区公园奔去。她跑着跑着灵光一闪，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她风一般地跑进公园大门，速度太快，结果摔倒了，以致身上那条手工短裤的右腿被撕开了一点。这下正好，她告诉妈妈自己是在卡维尔公园玩，而这就是证据。妈妈肯定会以为她是从公园的滑梯上摔下来了。这滑梯破破烂烂摇摇晃晃的，一个不注意，任何人都有可能摔下去。

比莉在沙堆里使劲儿踩了几脚，弄得鞋子上全是沙，这下更像在公园里玩了好久的样子。接着，她飞奔出公园，爬上陡峭的山坡，经过锡安山教堂。

终于来到枫树街，快到家了，比莉情不自禁地来了个胜利的舞步。家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比莉家的外墙是那种灰灰的蓝绿色。她其实更喜欢露西家外墙那种阳光一般的金黄色，但还是很自豪自己住在这么一栋房子里。这个街区只有她家是刷了漆的。她的老外婆常常把这么一句话挂在嘴边：“房子没人管，家住大懒蛋。”

所有人都把她的老外婆尊称为“皇后娘娘”，比莉也这么喊。老外婆是这个家至高无上的主宰。不管你是什么天王老子，进了娘娘的家，就得听她的话。现在，她很有可能在门口守着，要抛出无数个问题质问比莉。

只要比莉没有处于她锐利双眼的监视之下，她就要把外孙女每分每秒的行踪盘问个一清二楚。

邻居的老姑娘克瓦纳·贝莱·史密斯正在给前廊的矮牵牛浇水。特别不愿踏进家门的比莉为了拖延时间，朝她招招手。

“你的好妈妈怎么样啦，孩子？”老小姐问道。

“很好，谢谢您，克瓦纳·贝莱女士。”

比莉没法再拖延了，必须进家门了。如果她继续待在院子里，克瓦纳·贝莱肯定整个下午都会缠着她问各种各样讨厌的傻问题。比莉再向她挥一挥手，跳上台阶，蹑手蹑脚地推开门。

房子里弥漫着碱制肥皂和炸鸡的味道，就像在故意提醒比莉，娘娘在家哦。好吧，比莉闭着眼睛都知道，老外婆肯定在厨房里，弯着腰，对着一口平底铁锅，旁边是一大洗碗盆的肥皂水。唉，她又抱着那台“飞歌”收音机听玛·珀金斯胡诌什么“生活小妙招”了。娘娘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可以说期期不落。

在比莉看来，玛·珀金斯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可能掩盖掉她偷偷跑回房间的声音，让这个不爱循规蹈矩的小女孩能免除一劫。

“是你吗，比莉？”娘娘尖利的声音还是传过来了。

“是我，太太。”如果你不懂礼节，就等着挨娘娘的鞭子吧。而礼貌用语也是娘娘极为看重的。

“你是不是去找露西玩了？”

比莉听到外婆在厨房里挪动脚步的声音。她交叉手指，放在背后。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的谎不算谎，不会受到惩罚。“没有，太太。”

拖鞋和破烂油毡布摩擦的声音窸窸窣窣地传来，接着娘娘出现在厨房门口，带着一股糖和油脂的味道。她高大肥胖，肤色和烟囱口没什么区别；黑漆漆的眼睛上两条眉毛，像两条灰色的毛毛虫；一头斑白的发丝很不服帖地向四面八方伸展。要是你没见过宁静的夜晚她给你读《圣经》和唱摇篮曲的慈祥模样，一准儿得被她的样子吓倒。

老外婆用锥子般的目光四下打量着比莉，她忍着不动，乖乖站着。

“裤子怎么扯烂啦？”

“在公园里玩的时候扯烂的。”

“哦，”娘娘含糊地答应一声，“‘花生米’是有脊髓膜炎的，小心被传染。我要是在那儿逮着你了，就等着好好挨顿鞭子吧。听见了吗？”

“好的，太太，听见了。”

“那好吧。”娘娘在大围裙上擦了擦手，“小声点儿，你妈妈在睡觉呢。”

娘娘又钻进厨房忙活去了。但她留下了晚饭的香味，炸鸡、煮秋葵和煎苹果派，基本都是比莉爱吃的，除了秋葵，吃起来一嘴黏糊糊的汁液。她抓起门厅桌上的报纸，踮着脚轻轻进了自己的房间。哈哈，可以把漫画栏先睹为快啦。动作不快点的话，妈妈和娘娘就要把报纸剪得面目全非了。她最爱看的是“甲虫贝利”系列，但“淘气阿丹”也不错，这个阿丹冒起险来真是无所畏惧。

她一个猛子扎进床上的家常手工被里，被子的花色是娘娘让比莉自己选的。比莉选了“结婚戒指”，她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能结婚，生四个孩子。而且，一定一定一定，这四个孩子的家里会有个爸爸，不是比莉家那个远在天边从没露过面的爸爸。比莉对父亲的唯一印象，就是邻居的孩子

对她喊的话，“犯人的种”“你爸就是个罪犯”，也主要是因为常听到这些话，比莉才常常用拳头保护自己，让不懂事的小孩子们闻风丧胆。她不知道爸爸到底是不是在坐牢，娘娘和妈妈从没告诉过她，不管怎么样，她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

比莉舒舒服服地坐在床上，周围是她的宝物：手边的鞋盒里装着一个蓝色人造钻石耳环，是在夏克里格南端的格林伍德公墓捡到的；爱丽丝被发现的那棵树上掉下来的半个知更鸟蛋壳；一片红色的鸟羽，比莉想粘在夏天戴的草帽上；还有两块光滑的白石头，是在古姆塘旁边发现的。说起这个古姆塘，比莉又不听话了，因为妈妈也明令禁止过她去那儿的。

比莉觉得这些白石头是天使放在人间的，因为就在爱丽丝被杀掉的附近。人人都说，天使会守护那样惨死的孩子。比莉知道这是真话。她恍惚看见过他们的金冠在天空中一闪而过，也听到过大纯白的天使翅膀颤动的声音。

她把“天使石”放在大腿上，翻到报纸的漫画栏。看漫画的时候，烤肉的香味从窗缝里钻进来，沿着地板从她的双腿盘旋而上，比莉顿时觉得肚子好饿。听着布鲁斯，架子上烤着肉，桌上一大堆美味的肋排，角落还有人用蓝调口琴伴奏，这可真是人生一大美事。但娘娘做的炸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肋排，也没有口琴，兴味顿减。

露西说爱丽丝遇害的那天晚上她妈妈做的猪肠，但“花生米”却闻到了烤肉的味道。结果你看，“花生米”就生了重病。

比莉摇摇头赶走这些胡思乱想，撕下一页报纸，卷起来把窗缝塞满，无意中瞥了一眼报纸的日期：1955年7月23日，这是上周的报纸了。